

长篇惊悚悬疑小说

失控

女大学生吴冰冰因患先天性心脏病，在父亲和心胸外科专家孟博士的操作下，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；不料从此在心理和性格上发生嬗变，经常出现下意识 and 幻象，还有连绵不断的噩梦；愈演愈烈的是，那颗心在她体内作祟，驱使她参与报复杀人，她竭力挣脱这股邪恶的控制，执拗地调查那颗心的来源，不仅发现了一桩精心预谋的罪恶，而且见识了一个女画家悲惨动人的命运……

张建东*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失控

长篇惊悚悬疑小说

张建东 /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失控/张建东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06. 9

ISBN 7-5438-4542-3

I. 失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7703 号

责任编辑: 穆陵宁

录入排版: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

失 控

张建东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(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: 410005)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印刷

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20

字数: 260 千字 印数: 1—15000

ISBN 7-5438-4542-3

I·455 定价: 28.00 元

失控

内 容 简 介

女大学生吴冰冰患先天性心脏病，在父亲和心胸外科专家孟博士的操作下，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；不料从此在心理和性格上发生嬗变，经常出现下意识和幻象，还有连绵不断的噩梦；愈演愈烈的是，那颗心在她体内作祟，驱使她参与疯狂的报复杀人。她竭力挣脱这股邪恶的控制，执拗地调查那颗心脏的来源，不仅发现了一桩精心预谋的罪恶，而且阅历了一个女画家悲惨恸人的命运……

因情感纠葛而杀人的英娘，带着身孕潜逃到深山中，嫁人并生下了女儿小月。她希望女儿将来能走出大山，承继和实现她破碎的梦想，不再重蹈自己生活和情感的泥淖。逐渐长大的女儿，在母亲的护佑下，竭力摆脱宿命的缠绕，可无情的现实和残酷的生活驱使她不自觉地重复了母亲的不归路，且杀人如板上走丸般越滑越远，难以自制。追寻女画家的命运，你会为她厄运重重的生活遭遇而唏嘘，为她顽强的求生和不屈的反抗而惊叹，为她怪戾的心理和由被害者变成害人者的转变而痛心惋惜……

扑朔迷离的案件真相，悬念迭起的情节安排，抽丝剥茧的追踪调查，超脱常规的人物关系，作者将谋杀、推理、悬疑、惊悚、魔幻融为一体，将现实表达架构在幻想文本之下，向您讲述了这个关于女性的希望和幻灭的悲剧故事。



目录

第一章 (1)

让她想不到的是，换了心脏后的她，已不完全是过去的自己——总听到莫名的声音召唤，感到别人在那颗心里的存在，不由自主地跟着那颗心往前走。

第二章 (13)

噩梦连连，怪异难解。她疑问身上是谁的心脏——他们为什么都不肯告诉我？有什么顾虑呢？除了我之外，还会顾虑谁呢？难道还有什么秘密？或者什么隐情不成？

第三章 (27)

疑惑荒草似的疯长——那在梦中频繁出现的白衣女子的怨愤，让她困惑和烦恼。她奔走解疑，却被跟踪。是谁在暗处紧紧地盯着她？是谁在悄悄地撩拂她的头发？

第四章 (37)

她想，那个捐献者的经历、情感和记忆保留在这颗心脏里，通过移植注入了她的身体，所以，她才感受到那颗心的痛苦、嫉恨和哀怨。她不知道

别的换心人是不是跟她一样。

第五章 (49)

她看到了骇人听闻的场面——地上到处是血，还有零零散散的骨头，支离破碎的肉块。那件蓝色短裙已撕成条状碎片，缠在一簇荆棘上，沾满了斑斑血迹……

第六章 (57)

她看到那画中女人的第一眼，便感到睫毛一颤，心被顷刻触动，就像是在他乡、在繁乱的闹市和拥挤的人流中，突然邂逅久别的朋友、同乡或看到熟悉的面孔似的……

第七章 (69)

那天夜晚，姜兰被关押在看守所拘留室。第二天提审她时，发现她衣服上满是血迹，连地上也到处是血。原来是她夜间咬断了舌头，她不想再讲自己的过去。

第八章 (87)

她两眼呆直地弯下腰，将手慢慢地伸过去，刚捺在那个小姑娘的肩膀上——而身后骤然响起电锯切割般的叫声，这叫声镇住了她。她像是从梦中醒来似的，吓出一身冷汗。

失控
Shi Kong



第九章 (97)

那白色身影俯视着熟睡中的吴冰冰，两眼像通红的炭火闪烁着亮光，嘴里吐出一股青白的烟雾，将她整个身子包围其中，在梦境里通过那颗心将满腹的怨恨告诉她……

第十章 (117)

女记者张群在采访时，偶然看到8年前一个叫黄青的出境登记表，那照片上的女子与姜兰十分相像。进一步调查发现，那个黄青在当年失踪了……

第十一章 (131)

那是半截小孩的尸体，肚子已掏空了，下肢也被狗啃食，而上半身完好无缺，甚至还穿着没撕烂的衣服——她认出那是隔壁市匠家的小孩，几天前她来时还见到他。

第十二章 (141)

她一步步陷入姜兰设计的迷局中，不能自拔，也无力自拔，无可奈何而又心甘情愿地投入了她的怀抱，成为她嗜血杀人的工具。姜兰要她记住：“你的肉体要永远服从我的心脏指挥。”

第十三章 (153)

雾夜里的血灾，令吴冰冰震惊和愤怒。她从尘封的储藏室角落里找出了爸爸的猎枪，还有两盒散装子弹。当黑夜降临时，她将枪架在床头，盯着窗外，只等对方到来……

第十四章 (165)

顷刻间，面前的蜡烛熄灭了，房间的光线暗下来，在墙角出现了环形光晕，像是手电筒照出的亮光，从里面现出一个透明的人影，缩在墙壁的下方哭泣……

第十五章 (177)

这地方引起她那颗心的回忆，也泛起一种近乡情怯的悸动——既特别熟悉，又有点陌生，既感到温馨，又有些苦涩。她眯上眼遐思，恍惚又回到了童年……

第十六章 (189)

女儿小月，是她装在肚里带过来的，天生美人胚子，十多岁就早熟了，惹得村里比她大两茬的后生都跟在她屁股后头转。自从这娘儿俩来后，村里的麻烦就稠了……

失控
SHI KONG



第十七章 (199)

她打开卫生箱，取出银针和铜盒里的草药膏，在他背上忙活起来。他心甘情愿地让她刺。她告诉他，那是母狼咒，被谁刺上母狼咒，也就被谁吞了心，背叛会报应。

第十八章 (211)

她梦见小月在夹竹桃丛中跑着，无数邪恶的眼睛窥视着她。她梦见英娘被人连拖带拉推到街上，脖子上挂着沾满粪便的破鞋，赤裸的后背和前胸被墨水涂着脏话……

第十九章 (221)

她把长命锁用针尖钻一个孔，将婴儿的血用手拈一滴滴进去，接着又将那狼心里的血挤出一滴滴进锁里，将那锁放在火上烤着，只一会儿，那个孔眼便封住了。

第二十章 (237)

伊人已逝。在她的坟前，他长久地伤心流泪过。没想3年后在几千里外看到一个女孩，无论身材、脸蛋、表情、说话，都像过去的她。上前询

问，她却摇了摇头。

第二十一章 (247)

当年母亲逃到大山中，逃避着惹下的麻烦，逃避着那放纵情感结下的苦果。不知是老天报应，还是宿命必然，女儿竟遭受同样的结局。钻心的孽债使她痛不欲生……

第二十二章 (261)

蛇将身子在沙砾、石缝或树杈间刮磨着，直到将全身的老鳞刮破或咬开，才能从蛇蜕里爬出来。她也像那条蛇一样，带着血迹斑斑的身子远遁，完成美丽而残酷的蜕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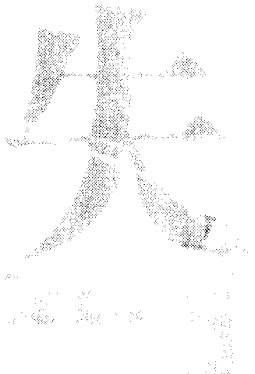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三章 (273)

面对小偷，看着摔得不成样子的长命锁，她心里突然泛起一种难言的焦躁，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响着：冲过去，杀了他！她捡起一块石头操在身后，径直走过去……

第二十四章 (283)

平复姜兰的宿怨，救出了爸爸，可吴冰冰因阅历那颗心的过去而在渊藪中挣扎。那颗心引导着她不自觉地重复了姜兰当初走过的路，一步步变成过去的她……

失控
SHI KONG



第二十五章 (295)

火光中显现的心底欲望令人骇怕。马德拉瑞德宫的鬼魂晚宴，在吴冰冰家又演绎了一番；她不愿在接受心脏的同时典当自己的灵魂，毅然作出生死的抉择。

尾声 (307)

烧毁的画竟又重现，死去朋友能否复生？

失控

SHI
KONG

第一章▶

让她想不到的是，
换了心脏后的她，
已不完全是过去的自己——总听到莫名的声音召唤，
感到别人在那颗心里的存在，
不由自主地跟着那颗心往前走。

傍晚，吴冰冰渐渐苏醒，意识像浮冰般冒上来，脑海里云蒸雾漫，到处是明晃晃、亮堂堂的，想不起身在何处。附近有人在哭，像是个女的。

——我是在哪儿？在学校？在家？还是死了？

她吃力地睁开双眼，先前的云雾瞬间溃散，炫光像受惊的鸽翅，扑扇着发酸的眼球；她喘着气，好半天才看清，是在医院的病房里。

哭声来自隔壁，透过中间的玻璃，能看到那边病床的一部分，上面显然躺着一个死人，赤裸而纤细的双脚被绳子捆着。有个女人伏在床头上哭，随着抽泣肩膀不停地颤抖着。她白色的裙衣，散乱的长发，削瘦的背影……

吴冰冰叹了口气，将盖在身上的被单拉紧，下意识地把手伸到怀里，竟感到了某些异样，蓦然烫着似的把手缩回。她看到了胸前新添的细长伤疤，两边清晰地点缀着手术线孔的斑点——因为愈合较晚，稍显嫩红。

——怎么这么大的伤口？天哪！他们给我开膛破肚了吗？

在她紧张不安的喊叫声中，一个护士推门进来了。

“我想知道，我的手术——他们是不是给我换了心脏？”

护士肯定地回答：“是的，你做了心脏移植手术。这儿是特护病房，我是指定的护士，临时调来负责对你护理的。”

“那——是谁给我的心脏？”

“我只知道，是一个女孩，因为车祸，脑出血死亡。孟博士征得她的家人同意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将她的心脏移植给了你。”

失控

“我昏迷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准确地说，是休眠 15 天。”

“那么长时间，我醒不过来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的。孟博士说，在长时间的休眠状态中愈合伤口，是心脏手术后最先进的康复疗法。从这些天的观察看，你的心脏各项指标正常。”

吴冰冰松了口气。“我怎么感觉不到心跳……对了，隔壁住的什么人？那个女的一直在哭，是谁死了？——她家里什么人？”

她扭脸看时愣住了，隔壁不知啥时候关了灯，玻璃那边有一半窗帘拉上了，那个女人正站在窗帘后边，一动不动地朝这边望着。只看到她白色身影。

“隔壁没有人。”护士往那边瞟了一眼。

“什么没人哪？那个女人还站在那里！”

“就是没人呀！”护士径直走过去，用手推着中间的玻璃，证明关着打不开。

吴冰冰看到，护士推窗时，站在窗帘后面的女人连忙闪到一边，伸出一只细瘦的大手按着玻璃窗，好像不让那护士打开似的。

护士说：“不会有人。那是间储藏室，堆的都是医疗器械——本来两间都是，这间改成了特护病房，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挤到那间了，堆得满满的。”

吴冰冰说：“她还在，看不清她的脸。为什么老看我？”

护士一惊，慌忙说：“你开玩笑吧？没有人的。”

“有，除了女人，还有具死人，两只脚用绳捆着。”

护士打了个哆嗦，上前拍打着玻璃，壮胆似的叫着：“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说话呀！”然后转过身来，耸着肩对她笑道：“看到了吧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
吴冰冰看到，刚才那女的一眨眼不见了，隔壁房间变得黑黑的。



她困惑不解地嘟哝道：“怎么回事？我明明看到隔壁有人的。”

护士仍紧张地说：“看来，你需要点镇静药。我这就通知孟博士，他说你醒来及时告诉他，他会给你进行药物调整，你会好的。”

说罢，护士急忙地离开了。她走时的脚步有点慌乱。

当孟博士被护士领着来到特护病房时，发现吴冰冰不见了。找遍了整个护理区，也不见人。接着，发动医生、护士，找遍了医院的每个地方，也没有任何消息。这让整个医院顿时紧张不安起来。最焦急和担心的还是孟博士。



吴冰冰的爸爸和孟博士是在国外认识的。她的爷爷是美国南加州华侨富商，爸爸是家里的独生子，因为爷爷有心脏病，才有预约的医生上门问诊，爸爸才认识华人医师孟博士。孟在国内医科大学毕业赴美留学，获得加州斯坦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，成为有名的心胸外科专家。后来爸爸和孟博士都回国发展。爸爸做了E市某银行行长，孟博士依靠爸爸所在银行的金融支持，创办了这所南方康复医院。而吴冰冰因患先天性心脏病，成了这家医院里的常客和特殊病号，使爸爸和孟博士联系更紧。

吴冰冰经常胸闷气喘，发作时憋得面色青紫……靠药物治疗维持和支撑不下去时，孟博士开始为她进行心脏手术，一次次动脉搭桥，一次次激光打孔，她那衰竭的心肌简直成了马蜂窝。谁也想不到，外在清新靓丽、恬静忧郁的吴冰冰，内心里竟承受那么大的痛苦，背负那么大的压力——但她生性好强，居然没耽误学习，还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方大学。

失控

吴冰冰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家人和孟博士为她的病煞费苦心。

大学三年级时，吴冰冰的心脏病再一次发作。虽然及时抢救回来，但孟博士和她的家人都没把问题的严重性全告诉她，一边故作乐观地安慰和鼓励她，一边紧急商定出一个不容置疑的方案：心脏移植。只有进行心脏移植，才能挽救和延长她的生命。采取疏导手术和药物治疗，最多使心脏功能维持一年左右。

在国外的爷爷卖掉了别墅，登报悬赏，愿以 200 万美元的价酬为孙女寻求心脏。爸爸和孟博士积极配合，也四处物色捐献心脏者。孟博士飞往各地，在每个月里就会对几十起供体进行实验检测，半年多时间先后检测了 500 多起海内外的供体，通过血型、交叉配型、组织配型的检测，竟没有一个供体与吴冰冰配型适合。

这让她的爸爸和孟博士都很焦虑。

没想，吴冰冰的身体越来越虚弱。读完大四第一个学期，剩下是为期半年的实习，历史系安排同学们去湖北神农架实习两个月，考察那里的古化石。通知名单下来，没有吴冰冰。教授说她身体不好，不能去。这让她很伤感。

那天晚上，同学们在联欢，她独自在校园一角的树林里郁闷地徘徊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她的手机响了。是爸爸打来的，要她请假回去再次做手术。

“还是那个孟博士？”她有些无所谓。

爸爸说：“你相信，他是一流的医生。”

“又要搞什么——搭桥？——打孔？”

“这次，稍微复杂一点。你要有信心。”

“已经六桥八孔了……我不是没信心，我担心——”

“孟博士说，要给你彻底治疗。”

“我——是怕自己撑不住……”

让她想不到的是，换了心脏后的她，已不完全是过去的自己——总听到莫名的声音召唤，感到别人在那颗心里的存在，不由自主地跟着那颗心往前走。

Sh Kong

“你行的，冰冰。”爸爸语气恳切，“孟博士讲，这次手术的目的，是使你心脏功能摆脱药物。扔掉那些药瓶子，你会完完全全好起来。”

扔掉药瓶子？扔掉那些什么时候都随身携带的药瓶子，那该有多好呀！她打记事时起，没一天离开过药的。那些形状不一的各色药片，是她的另一种食品，饲养着她的生命。一想每天大把大把吃药的情景，她就感到恶心。可又有什么办法，她要活。她时常夜半醒来，一次次地将手放在胸前，试探自己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，会不会疲惫得越跳越慢，像过夜的氢气球不知不觉间瘪下去。

那天她匆匆赶到医院时，孟博士正和她的父母商量着什么，周围站着几个医生、护士。她没顾得问明白前因后果，只喝了一杯孟博士递过来的清水，后面的事便什么都不知道了……

像做了一场梦似的。在长长的梦境中，手术完成了，而且连伤口都愈合了。她醒来后的发现是，谢天谢地，我还活着，而且竟然换了心脏。

让她想不到的是，换了心脏后的她，已不完全是原来的她了。



医院临时召开紧急会议，通报发生的意外事件，研究寻找失踪病号的措施。会议室里的电话和孟博士的手机不停地响着，外出寻找的几个小组隔几分钟汇报一次情况，没有一个发现吴冰冰行踪的。孟博士坐立不安，烦躁地擦着眼睛。

“是不是手术的哪个环节出了差错？”肥胖的院长迟疑地问。

“不可能。”孟博士自负地摇着头，“全国进行过心脏移植手术的16家医院中，我们医院的设备是上乘的，这次手术也完全按照操作程序。